

钱谷融先生说
通俗文学

汪曾祺先生九封未发表的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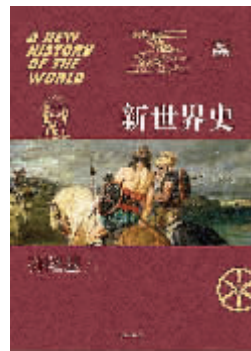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关于《晚翠文谈》出版的前前后后

徐正纶

阅读前沿

杨柏伟——『深而博』的大家
杨爽——这是写给读书人的一封情书
郭冰茹——女性主义：建构民族性的一种方法
杜冰——英国为何丢掉了美国？

每周一书



《新世界史》(第二卷)

孙隆基著
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定价:68 元

《新世界史》堪称首部由华人学者专为华语读者著述的全球通史。本书将零散的世界史知识贯通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历史图像，是读者重新认识世界的必备读物。《新世界史》第二卷重点讲述几大文明地区在中古时期的发展和变化：秦汉帝国、东西罗马帝国、阿拉伯人缔造的伊斯兰国家、斯拉夫世界以及印度独特的发展脉络等；梳理了多种文明模式，提出“正是丝绸之路使得汉与罗马互称‘大秦’”、“匈奴是古代世界的殡葬师”等众多创见，从根本上纠正了“日耳曼人攻灭罗马乃上古与中古的分水岭”的谬误印象，并颠覆了传统印度史诠释。

汪曾祺先生(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,汪朝供图)



1988 年,汪曾祺先生唯一的文论集《晚翠文谈》,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据汪曾祺先生的儿子汪朗回忆,这也是唯一由汪先生亲手编定后主动找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。由此,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的徐正纶先生与汪先生结下了“书缘”。

时逢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,徐正纶先生特为本报撰稿,回忆了这段文坛佳话。

出版缘起

汪曾祺先生 1988 年 3 月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《晚翠文谈》。

这本书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亮点:

一、这是汪先生唯一一本文论集。汪先生一生出过多本小说集、散文集,还出过几本戏曲集;但属于文学艺术评论范畴的文集,只有这一本。书中所收,有他对获奖小说《受戒》《大淖纪事》的创作经验谈,有对沈从文《边城》、林斤澜《矮凳桥系列》、邓友梅《烟壶》的评论,也有对戏曲、民间文学某些理论问题的阐释,等等,共四十二篇。后来三联书店在 2002 年也出过一本汪先生的《晚翠文谈新编》,篇幅比原书略有增删,共收四十九篇。但那是汪先生辞世五年以后的事,他生前出过的文论集,唯独《晚翠文谈》。只此“一家”,别无“分店”。

二、这本书是汪先生预先亲手编好,主动找出版社出书的。据他的儿子汪朗在《岁月留痕》中回忆:“爸爸出作品集,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,从来没有拿稿子找的人,也不会;唯独这本《晚

翠文谈》是例外。”为什么有这样的“例外”?看来,汪先生自有其“未与外人道也”的想法或计划,有待我们深入研究;但从中至少可表明一点,汪先生对出版这本《晚翠文谈》是很在意的。近读汪先生在 1987 年 8 月 3 日给李国涛的一封信,信中提到:“我的评论文章已结为一本《晚翠文谈》,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。书出,当寄奉一册。”(见李国涛《忆读汪曾祺》,载 2012 年 6 月 1 日《文汇报》)汪先生在李国涛不知情的情况下,主动提起《晚翠文谈》,并承诺出书后送他一本,这不正反映汪先生十分看重这本书!?

人们也许关心,《晚翠文谈》怎么最终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?说来话长,汪先生编好《晚翠文谈》后,先是交给北京出版社,可久无下文。这时,浙江文艺出版社恰巧酝酿出版一套《小说家谈小说》丛书,正在积极物色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小说家,为这套丛书领衔。我们到北京找到浙江籍小说家林斤澜,向他征稿,他自己手头暂时没有,便向我们推荐了汪先生这本书。我们粗读一遍,觉得很好,便很快接受下来。这个经过,和汪朗在回忆中说到汪先生因北

京出版社对《晚翠文谈》书稿长时间没有回应,“于是转由他的好友林斤澜,介绍给家乡浙江出版社”的情节,完全合榫。

书信往来

1986 年下半年,我作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,分管出版社第二编辑室(即文艺理论编辑室)工作,负责该室出版的文论类书籍的终审。拿到这个书稿,我和该室同仁立即紧锣密鼓投入编审过程。出版社严格实行“三审制”,经过责任编辑的初审以后,还要由室主任复审,但室主任正患重病;可书稿不能等,次年初春到了我的案头,只得集复审和终审于一身。由于汪先生这本书是《小说家谈小说》丛书里挂头牌的,为了打响这第一炮,我们对这本书的编审特别认真,从篇目调整、文字勘误、引文查核,以至封面设计,都一一从严要求,为此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打扰汪先生,多次就编审过程中发现的诸多问题向他请教,直至 1988 年 3 月这本书问世。

那时出版社的经济状况相当紧张,我们和外埠作者联系,一般不打长途电话,可为出版社省几

块钱;而当时电脑尚未普及,整个出版社连一台都没有,也就说不上通过电子邮件和作者交流了;所以编者和作者有事商量,只能主要靠书信来往。这一切也就是汪先生这九封信的来由。

这九封信,最早的一封写于 1987 年 4 月 2 日,最迟的写于 1988 年 3 月 24 日。信的内容主要是汪先生就我们编审《晚翠文谈》中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所写的回信;但也有他主动来信,比如要我们寄原书某些文章的复印件给他,临时派点用场。信一般用稿纸横写,一字一格。写得短的,不到八行,但也有写得长的,满满四页。

现在,我把这九封信原原本本披露于后。读这些信,我们得到的认知和启发,当然不止是有关《晚翠文谈》这本书的出版事宜,还可从某些侧面窥见汪先生的文品和人品。

大家风范

对于出版人来说,感受最深的,是汪先生在处理作者和编者的关系上,尊重对方、配合对方、体谅对方的“大家风范”。

(下转第二版)